



第六辑

历史革命回忆录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革命回忆录

第 六 辑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石家庄

河北革命回忆录

第 六 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5 7/8印张 2插图 143,000字 印数：1—4,0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99 定价：0.65元

DX 94/22

目 录

冀中星火·····	王 夫(1)
纱厂风暴·····	张令云(35)
回忆北町惨案·····	李德祥(68)
忆“梅花镇九九惨案”·····	樊成年等(91)
冀南民兵抗日斗争回顾·····	刘 栋 <u>马平之</u> (99)
战斗在冀西·····	董月三(130)
抗日战争时期平山县妇女工作点滴·····	梁清璋(154)
对战争年代的片断回忆·····	臧伯平(164)

冀 中 星 火

——回忆高博蠡起义

王 夫

人世沧桑，光阴荏苒。高（阳）博（野）蠡（县）起义已经五十周年了。去年从北戴河回来，正赶上保定地委召开纪念高博蠡起义四十九周年大会。当年参加起义的领导同志多已不在人世，就是当时那些小青年们，如今也已鬓染银霜了。纪念会的一个议程是迁墓。当年起义在高阳县北莘庄失败后，战场上留下了十七具尸体。烈士们有的被割下了头颅，有的被砍去了四肢，惨不忍睹。敌人为了镇压革命，还要暴尸三日，杀一儆百。革命群众不怕敌人的威胁，晚上偷偷地把尸体背出来，运到村东的一片高岗上，埋成了一个肉丘坟。这次迁墓，就是把烈士的骸骨迁到新建的烈士陵园去。墓掘开了，十七具尸骨互相枕藉着，扑进我的眼帘。战友们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在我眼前闪动起来，我不禁老泪潸然。回想起过去的战斗岁月，追忆牺牲的革命战友，我感慨万千，便写下这篇文章，以祭奠九泉之下的英灵，激励大干四化的来者。

一 起义的准备

一九三二年，是河北工农劳苦群众痛苦不堪的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张学良的几十万大军退入河北省，人吃马嚼，使劳动人民苦不堪命；

国民党政府为了偿还帝国主义列强提供的借款和满足花天酒地的生活，把越来越多的苛捐杂税压到农民头上；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也严重地吸吮着农民的膏血；再加上冀中连年大旱，又遭了蝗灾，农民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我们的活路在哪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茫然地探索着。

当时保属特委加强了工作，于一九三〇年五月组建了博蠡中心县委。任命王志远同志为书记，于澄波同志为团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蠡县乡村师范。领导着博野、蠡县、高阳、肃宁、安平、饶阳、深泽、清苑、安国等九个县的革命运动。

博蠡中心县委首先加强了宣传工作，不但各村支部经常在晚上出去贴标语，散传单，而且蠡县乡村师范和高小中的党团员、进步学生也经常三五成群地出去搞宣传。往往一夜之间，“打倒国民党”，“反对杀民主义”，“拥护共产党”的红绿标语贴满全城；一日之内，几个集市同时举行飞行集会，砸局子、抢官盐的事经常发生。那时，伪县长陈中岳初来上任，就被这红色潮流吓昏了头脑，每天派出几个狗腿子沿街撕标语。我当时担任乡村师范的团支部书记，记得他们白天撕了，我们晚上就又贴上，把陈中岳气得够戗。

其次是加强了组织建设。我党在这一带建立了几十个党支部，还扩大了党的外围组织，成立了“乡村穷人会”。尤其是县城里，我党的力量更大。乡村师范的学生、老师，差不多全是党、团员；伪县政府各机关里地下党员也很多，财政局长曹承宗是中共党员，公安局的教练是中共党员，教育局党的力量也能左右一切。当时人们说，蠡县是红色县城。

南方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和反围剿斗争的频频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高博蠡一带人民的斗争热情。军阀陈调元曾在这一带抓过兵，陈的部队在鄂豫皖被红军打败，很多被红军俘虏后放回来的士兵说：苏维埃如何好，农民如何分得土地等等，给了高博

蠡人民一个深刻的启发。很多群众都希望红军马上打过来，把他们从水火之中救出来。少数群众甚至公开地说：“共产党再不来，我们就要饿死了。共产党再不暴动，我们就要外出逃荒去了。”

这时，王明路线已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河北省委书记贺昌已调往上海停职反省，另行组建了临时省委。保属特委的领导人也是几经更换，三〇年是郝菁玉，三一年是贾臣（又名贾振丰），三二年是李亚克。

三二年春天，北方局在中央联络员的领导下召开了各省联席会议。会上，要求河北省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河北省委接受了北方局会议的精神，马上在北京西河沿饭店召开会议，省军委书记湘农，团委书记白坚，保属特委书记李亚克出席了会议，会上通过了要保属特委在青纱帐期间举行起义的决定。

博蠡中心县委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马上布置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的中心地点是蠡县。它位于保定城南九十华里，东北邻高阳，西南接博野，处在保定、衡水、沧州的交接部，敌人防卫力量比较薄弱。县委按照组织的分布情况和军事需要，临时划分为六个区域。

西北区。包括蠡县的宋家庄、杨马庄、林堡、孙家庄，博野县属的吴王庄，清苑县属的王盘一带。准备在这一带组织第一大队。负责人是博蠡中心县委书记宋洛署。

宋洛署一八八七年生于宋家庄一个雇农的家庭里，父亲早逝，从小养成了坚强的个性，对阶级压迫有切身的感触。他有个外甥叫曹承宗，是中共党员，县农会负责人。经他介绍，宋洛署一九二七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的时候，曹承宗找他正式谈话，他什么也没说，只说了一句：只要为穷人翻身，阎王爷面前也不悔账！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一九三〇年春节前博蠡中心县委领导的反杀

猪税斗争中。那年腊月，伪政府为了搜刮民膏，又独出心裁地向农民要杀猪税，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县委抓住这一时机，组织各县人民开展反杀猪税的斗争。农历十二月十二日，是蠡县的大集，一清早就有几千人集合在城南的操场上开大会，接着就到伪县政府门前游行请愿。我看见一个四方红方脸，大嘴叉，眉毛特别长的墩墩实实的汉子，穿着一件补了很多补丁的褪了色的毛蓝破大衣，挥动着拳头，使劲地喊口号。在和伪县丞交涉取消杀猪税的时候，他说话也多。当最后陈中岳不得不答应取消此税，群众正陆续走散的时候，他还在高声地喊口号。我这才知道他是缺乏斗争经验，就凑近他耳边说：“到了捕人的时候了，快跟我走。”我带他一溜小跑到了师范的苗圃里……一九三二年春，中心县委书记刘宪曾同志调走后，宋洛署便接过了县委书记的重担。宋洛署在乡里威信很高，他为人仗义，敢作敢为，乡亲们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商量。他在本村发展了十几个党员，又在小陈、林堡、孙庄等村建立了党支部，群众基础很雄厚，党团组织工作也比较扎实。

东北区。包括蠡县的南玉田、北玉田、荆邱、南齐村、北齐村、南介河一带。准备在这里组建第二大队。这个区区委书记叫田顺德，瘦高个子，中农成分，在高阳县读过高小，毕业后在家务农，一九三〇年入党，他文化水平比较高，书读得也多，认识问题很深刻。他有个童年好友叫王凤斋，此人胆大心细，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拳脚，一九三〇年由在保定二师读书的侄子王森桂介绍入党。二人镖在一块儿，使这个区的工作更为出色。这个区共有党、团员六十多人，并通过上级党组织弄到了大枪六支，手枪一支，冲锋枪一支。便以拳坊的名义，秘密地习枪练刀，准备起义。

高阳区。主要包括高阳东南部和蠡县接壤的北莘庄、南莘庄、西演、布里一带。准备在这里组建第三大队。区委书记叫蔡

书林，团委书记叫蔡汝松。蔡书林是西演村人，一九〇六年生人。北莘庄烈士陵园的《蔡书林小传》上说他“自幼聪颖笃学，十七岁考入高阳县立师范讲习所”，任教的老师多是保定二师毕业的學生，蔡书林从他们那里接受了革命理论。毕业后在北莘庄小学任教。常常教导学生们说：“要誓为群众谋福利。”学校的东邻是一座警察分局，蔡书林每天看见那些警察们携枪带刀进进出出，气焰甚是嚣张。想到自己是一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如何能救民于水火呢？便想辍教从戎，打入警察局内部，一是练一身武功，以便将来征战沙场；二是掌握警察局，等待时机成熟，举行哗变。他的想法得到了组织上的同意。蔡书林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不通晓，高大的身材，夏天白裤白褂，冬天蓝布长袍，显得潇洒风流。警察局长叫穆荣华，二十七、八岁年纪，北平宪兵学校毕业，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如今来到这穷乡僻壤，难得有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青年，经常请蔡书林弹弹琵琶，拉拉胡琴，还自称为“知音之赏”。蔡书林要到局子里混事，正是他求之不得的。这样，蔡书林便在警察分局里当上了文书。那年，他才二十一岁。不久，蔡书林又把他一位表兄邢孔章（高阳八果庄人）介绍到警察局当上了警长。基本上掌握了警察分局。蔡书林在警察分局里，刻苦地练刀练枪，百步以外，一溜竖起十几块砖头，不全打碎不歇手。每月的薪水差不多全买了子弹。天长日久，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北莘庄还设有一个伪区公所，区长叫王驰北，是个无恶不作之徒，手下掌握着二十支枪的一股武装。蔡书林利用职业之便，经常到里边走走，认识了一个叫王涛的，也是穷苦人出身，有正义感，蔡书林便把他发展成党员，在保卫团里钉下了一颗钉子。另外，蔡书林还和布里小学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布里的革命火种最早是由毛泽东、蔡和森同志播下的。当年他们筹措留法勤工俭学时，曾在布里住过一段时间，并办起了一个学习小组，给这一带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蔡书林几年来深入扎实的工

作，使党在这一带站稳了脚，扎下了根。

博野区。包括博野的南白沙、北白沙一带。这一带是县委委员宋怀欣同志的家乡。王志远同志在这一带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培养了徐云朴、张汉杰、刘云舟等很多革命同志，他们曾砸过国民党县党部，反过杀猪税，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准备在这里组建第四大队。

北区。包括蠡县北部的万安、李家庄、南、北莘庄、大杨庄一带。准备在这里组建第五大队。区委书记是李学敏，团委书记是黎彦昌。县委宣传部长李书文是这一带人，负责具体指示他们的工作。也是党团工作比较活跃的地方。这一带有一股“土匪”，为首的是刘双四，是北辛庄大地主刘老集的儿子。刘双四从小喜欢舞枪弄棒，枪法相当准。他对乡亲们还算和气，从不本地作案，也不作践百姓，专门“吃大户”，多次受伪政府的通缉。和伪政府有矛盾。党指示李学敏他们争取这股武装力量参加起义，李学敏派王春来、翟章造、吴双武去作内部争取工作。刘双四因为对伪政府不满，也想借这个机会泄泄私恨，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南区。包括蠡县南部的藁岗、滑岗、鲍墟、屯里、洪善堡一带。负责人是张鹤九、李芳芬同志。准备在这里组建第六大队。

县城里还有一支特殊的力量，就是曹承宗。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一九二八年县农会大会上。他是蠡县城内人，博蠡中心县委最早的党员之一，多年从事内线工作，掩护职业是财政局长。他一方面作团结伪政府里进步人士的工作，一方面为我党筹措活动经费。我记得他一次就为游击队买了七支枪。四乡的同志进城办事，无论是吃饭馆，还是住旅店，都是写他的帐。问起来都说是“表亲”。他为人慷慨大方，人事关系搞得很好，伪公安局长黄永胜等人都敬他三分。这次起义中，他就算是后勤

了。

中心县委还向各区布置了以下任务。(一)了解本支部的党团员谁能离开家乡参加红军，长期到外地去打游击。不能去的这次就不要暴露。并要调整一下组织，安排好第二套班子，等起义开始，参加红军的同志一走，第二套班子马上接替工作。(二)了解本支部所辖村庄有多少群众能参加红军。(三)调查本支部所辖村庄共有多少支枪，尤其是地主富农家里有多少支枪，存在什么地方，以便夺取这些枪枝，武装自己。

转眼到了秋天，青纱帐拉了起来。保属特委认为时机到了。三二年八月八日，李亚克同志亲自到蠡县视察工作。李亚克是南方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被派到保属特委书记，社会职业是保定地方法院的录士，化名叫李知道。经过三天的实地巡视，他得出了三条结论。(一)三县共有党团员三千五百人和数以万计的拥护共产党的群众。只要揭竿而起，组织起二千五百人没问题。(二)这三县没有正规军，只有一些地方武装，只要红军一起，他们就会望风投降。(三)群众已经普遍有了夺取政权的要求。李亚克综合这些情况后，认为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他在八月十八日，以保属特委的名义指示博蠡中心县委准备发动起义，同时上报省委。省委接到报告后，并没有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便派军委书记湘农、省团委书记白坚到保定，代表省委负责指挥起义。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湘农和白坚到达保定。二十三日，保属特委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具体讨论起义。会址设在保定地方法院近邻的一个律师家里。隔绝了内外来往，门口由一个同志怀揣手枪，装作钉鞋匠负责警卫。湘农、白坚、李亚克、贾臣、宋洛署、马永龄（团特委书记），定县和完县的县委书记参加了会议。会上，就起义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发生了分歧。李亚克、马永龄几个同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马上起义；贾臣则不同意这种

看法。他是李亚克以前的特委书记，曾在一九三〇年协助郝菁玉、张兆丰同志发动过一次博蠡起义，但没动手就失败了。他认为李亚克的估计过“左”，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原则性的分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据与会的同志说，空气很紧张。湘农刚到保定，不熟悉地方情况，听了人们的争论，曾犹豫不决地说：“高博蠡一带地主豪绅约有三万支枪，打个折扣一万五千支，消灭我们也绰绰有余。”会议争执不下，只好请示省委。省委完全支持了起义计划。指示信中写道：你们取消地方暴动的计划是不正确的……现在高蠡二县已有了地方暴动的条件，此刻你们必须以最大力量立即发动高蠡二县的游击战争。省委的指示信，统一了与会者的意见，决定立即发动起义，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成立“保属革命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总指挥机关，李亚克等七人为委员。李亚克、白坚坐镇保定指挥，湘农，贾臣到蠡县具体组织起义。湘农任司令员，宋洛署任副司令员，贾臣任政委。

（二）游击队的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师）”，三三制编制。

（三）游击区以高博蠡一带为主，建立苏维埃，组建赤卫队，如遇大兵围剿，则跨过铁路，拉到唐县、完县一带山区去打游击。

（四）十四旅驻望都车站有我们控制的一个营，可以拉出来充实到游击队当军事干部。

（五）起义时间暂定为八月二十八日。

八月二十五日，湘农、贾臣、宋洛署、马永龄、特派员赵志远（鲁夫）、易北、小王等同志，赶到了蠡县宋家庄。

二 起义经过

湘农，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赞叹这个化名起得好。湘者，湖南也；农者，农民运动。据说他是个大学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从南方调来开辟北方工作的。到底他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至今还是个谜。他的通讯员李清波（清苑县段庄公社南李庄人）说他真名叫刘福贵，也不可确考。只记得他小个子，白净脸，一身鱼白裤褂，腰里别着一把手枪，很精神，很果断。他们来到宋庄后，便以宋洛署的家为司令部，紧张地筹划起义。夜深了，月亮爬上中天，把皎洁的光辉洒在窗户上，湘农还在炕桌上拟定起义计划。

他准备组织起三个大队来组成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另外附属两个独立大队。以蠡县西北区的宋庄为中心组织起第一大队；以蠡县东北区的南玉田为中心组织起第二大队；以高阳区的北辛庄为中心组织起第三大队。以博野区的南白沙为中心组织起第四大队；以蠡县北区的万安为中心组织起第五大队。第四、第五大队为编外大队，一南一北来牵制敌人。

高博蠡一带的党团员，早就按照县委的部署作了一些准备，听说最近要动手，个个摩拳擦掌，各种各样的人纷纷拥向宋家庄。有穿大褂的，有穿学生服的，有农民打扮的，有骑自行车的，络绎不绝。宋洛署一个雇农家庭，猛然来了这么多陌生的“贵客”，早就象新闻一样传遍了附近几个村庄。宋洛署的家几乎成了公开的机关。南玉田一带的田顺德、王凤斋也在家乡集合起六十多人，整天练枪练刀。地主豪绅们害怕了，纷纷向城里告状：共产党要暴动！一般群众也以不可名状的心情，等着看这幕起义的“戏”。

农民运动的强大声势，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极大不安和各方面

的严重关注。八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报》突然登出了这样一条新闻：高蠡共党运输大批枪械，以一南方蛮子为首，拟以南玉田为中心组织暴动。伪县长陈中岳看到报纸，浑身发紧。他马上找来公安局长黄永胜，让他马上派马快去南玉田一带搜捕。接着又叫来心腹密探，吩咐暗中盯梢曹承宗，他早就对曹承宗有怀疑。敌我双方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

二十六日一大早，湘农和贾臣就起来了。农村秋天的早晨是恬静的，太阳刚刚从青纱帐里钻出来，天高气爽，空气中充满了青香的甜味。突然一个人跑来报告，说南玉田出事了，城里的马快抄了田顺德的家，还抓了人。几个人正研究这突然发生的新情况，又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飞驰而来，这是曹承宗派来的联络员，他告诉湘农和宋洛署，这几天城里敌人活动很反常，好象敌人要提前动手。

根据这些情况，湘农果断地决定把起义计划提前。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司令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决定起义时间从二十八日提前到二十七日早晨。五个大队同时发动。会议讨论提出了游击队行动计划，并发布了以司令员湘农、副司令员宋洛署署名的十条纲领。原文是：

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一号

《河北省红军游击队行动纲领》

- (一) 没收地主、豪绅、教堂及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分给雇农、贫农及少地的中农。
- (二) 没收地主、豪绅及一切反革命的粮食、财产，分给贫民及灾民。
- (三) 废除苛捐杂税。

- (四) 取消一切高利贷。
- (五) 焚烧一切契约、债据。
- (六) 夺取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武装、并武装工农。
- (七) 人民有淋小盐、吃小盐、买卖小盐的自由。
- (八) 取消官盐店及盐巡。
- (九) 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
- (十) 建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

司 令 员 湘 农

副司令员 宋洛署

会议任命了各大队正副大队长和政委。第一大队长吴振华（易县人），贾臣兼任政委；第二大队长田顺德，王凤斋任政委，小王任副大队长；第三大队长牛宗民，蔡书林任政委，蔡汝松任副大队长。第四大队长宋怀欣。第五大队长李学敏。马永龄、易北待建立苏维埃后，负责政府工作。

会议决定，起义打响后，一、二、三大队先在本区打土豪、分粮食，壮大声势，然后拉到高阳的北莘庄集结。第四、第五大队留在原地牵制敌人。

另外，湘农还派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的学生宋志平、李书林星夜赶回保定，找到李亚克，联系十四旅驻望都车站的兵营举行哗变，火速派军事干部赶来蠡县。

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黄昏时分，会议才告结束。同志们心情都很激动，湘农和大家一一握手后，人们便匆匆赶往自己的区域去了。昏暗的夜色，茫茫的细雨，很快便吞没了他们的身影。

人们走后，宋洛署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他步出家门，看着灯光隐耀的家家户户，一个念头跳了出来：何不趁天黑把村里的十二条枪都缴来，明天一早正合用。宋洛署是农民出身，没有军事常

识，缺乏三韬六略，又被起义的激情所支配，没有争取湘农同意，就找到宋庄的村长孙玉峰，要他负责把全村十二支枪交出来，否则不客气。一连两次通知，连个枪的影子也没见到。宋洛署急了，这才告诉了湘农。湘农一听，抓住宋洛署的手说：“同志，坏了，这等于给敌人送了信，说我们要去收枪，这一下，说不定枪要走了。”宋洛署这才悟过理来，悔恨不及。他从腰里抽出手枪，大叫：“就是死，我也要把这十二条枪缴来！”湘农看看窗外，雨越下越大，天黑得伸手不见掌。他安慰宋洛署说：“这样的天气，我们枪少人单，少不了要吃亏。明天早晨再找他们算帐不迟。”

八月二十七日，天刚破晓，宋洛署就带着吴振华、马永龄等五个外地来的同志，翻墙跳进村长孙玉峰的家，从被窝里把他拖出来，问他是想要枪还是要命。孙玉峰这才战战兢兢地领着他们去收枪。几家地主本想抵抗，但见枪口顶着村长的后脑勺，才乖乖地把长短枪都交了出来，共计十二支。原来村长孙玉峰是个怕死鬼，他知道宋洛署的脾气，说的出来干的出来，他既不愿把枪交给共产党，又怕宋洛署要他的命。他想往后拖拖，等地主们听到消息，各自把枪弄走，他也能推脱责任。这样，枪便落到了游击队手里。

枪到手了，太阳也出来了。湘农、宋洛署召集起党团员，打起宋洛署的妻子绣上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脖子上系上一根红布条（叫“牺牲带”，象征敢于牺牲的意思），宣布了高博蠡起义的开始。

义旗一举，四方响应。群众积极要求参军，队伍很快扩大到五十多人。成立了第一大队。湘农发布命令，令第一大队到附近村庄去缴获地主豪绅的枪支武装自己，分粮分衣发动群众，扩大队伍。队伍刚要出发时，一个老汉跌跌撞撞地跑来，硬要参加红军。一问，才知道是刘光宗的父亲。刘光宗是保定第二师范的

学生。在“二师惨案”中被捕入狱。老人希望着红军能打到保定，砸开牢狱，救出他的儿子。我们都被老人的激情感动了。又劝说了一回，老人才回大埧村去了。在刘老汉热情的感召下，又有七八个群众参加了红军。

红旗指向清苑县的李庄，地主们吓得叩头如捣蒜，叫着“红军老爷开恩”，交出了四支枪。

人流拥向博野县的吴王庄，小地主不敢怠慢，乖乖交出了三支大枪。并一再讨好地说：“日后有用着鄙人之处，一定效劳。”

队伍杀向小陈村，把红军的布告贴满了全村。宋洛署的丈人家是小陈村，知道这村有一个地主兼高利贷者，便带着队伍冲进他家，把衣服、粮食搬上大街，分给了群众。人们挤满了一街两巷，象赶集上庙。

当我们走到林堡村时，发生了一场战斗。大地主齐墨林有六条枪，企图与游击队抗衡。队伍赶到村边时，齐墨林带着人马占据了高高的瓦房，凭着垛口，向游击队连连射击。湘农指挥队伍分成两路，一路佯攻，一路从村后趁机冲进村里，抓住了村长，包围了地主大院。齐墨林见游击队人多势众，自己孤掌难鸣，自觉大势已去，不得不交枪投降，低头服罪。

游击队象滚滚的洪流，这股洪流冲到哪里，红旗便插到哪里，歌声便响到哪里；这股洪流冲到哪里，哪里就分粮分衣，一片欢腾。

天黑时，队伍开回宋庄。一查点，共得长短枪二十三支，加上原来的枪枝，共有二十八支枪了。几天的奔波和操劳，湘农染上了急性肠炎，但他也顾不得这些了，忙着和贾臣等人总结这一天的经验和教训。突然，特委书记李亚克派联络员送来了指示。上面写着：

湘、贾、宋：